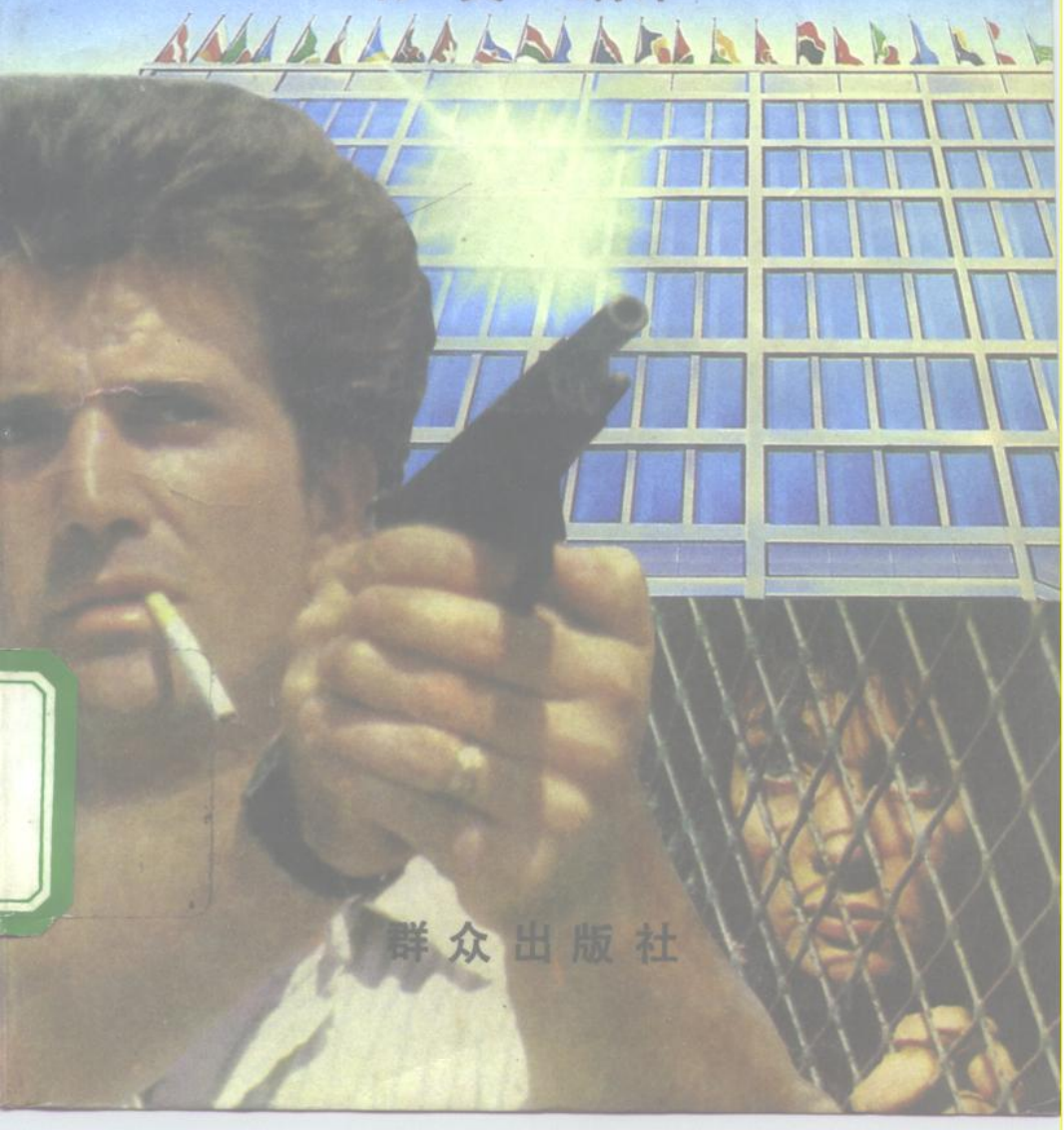


国际要案实录

徐翼 编译



群众出版社

国际要案实录

徐翼编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DK28/31

版式设计：王焰华

国际要案实录

徐翼 编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73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94-0/D·459 定价：4.50元

印数：0001—8000册

内 容 简 介

本书详尽地介绍了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多起重大案件的内幕。

英国报业巨子猝然死去，一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毒品王国哥伦比亚贩毒活动猖獗，政府剿毒行为软弱无力，法官、警察、军人接连被暗杀，人民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少女被杀，法官判定系精神病患者所为，结果凶手逍遥法外……

本书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通俗读物。

目 录

缉毒大行动·····	(1)
追踪“可卡因大王”·····	(20)
毒梟的反扑·····	(48)
阳光下的罪恶 ——一起轰动全美的恶性 绑架案·····	(71)
绵长的噩梦·····	(83)
跨国追捕 ——以色列特工追踪纳粹 残余的经过·····	(97)
报业巨子死亡之谜·····	(129)
间谍之家·····	(137)
海地大选惨案·····	(179)
国际恐怖活动大特写·····	(194)

缉毒大行动

“这次缉毒行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监视着这场价值10亿美元毒品交易行动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工人员弗兰克·斯托里久久地沉思着，一丝笑意浮上他的脸颊：“我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缉毒行动。”

这话夸张吗？一点也不。1988年3月31日，美国和意大利两国当局的联合缉毒行动给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以沉重打击，在两个国家中共逮捕了200多名犯罪分子。

60年代，一部名为《法兰西毒贩》的影片在美国曾风靡一时。电影讲的是一宗横渡大洋的毒品交易案，主人公是法国人，名叫让·让，他的美国联系人称他为“巨人”。让将120磅海洛因隐藏在一艘名为“别克”的班船中运到纽约。事败后，让逃脱了法律的指控，但那五位同他联系的美国人却蹲进了监狱，并分别被判处二年半至二十二年的监禁。

但是，与二十多年后所谓的“Pizza毒贩”相比（Pizza专指意大利馅饼，此处意为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法兰西毒贩”就显得逊色多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对“Pizza毒贩”的第一次行动中，有22人因策划一个巨大的西西里黑手党的海洛因交易而受到指控。

之所以博得“Pizza毒贩”这样一个“雅号”，是因为毒品走私犯用“馅饼”Pizza来称谓作为毒品分布网点的美国的四个州。据联邦调查官估计，被告在5年之中运进美国的海洛因有1650磅，以街上的交易价来算，值十亿六千万美元。

法庭几乎化了3年时间来给这些被告定罪，然后又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冗长审判，那是耗时最长、耗资最多的一次审判。在审判期间，一名嫌疑犯遭到暗杀。

1988年7月，法官皮埃尔·勒瓦尔给五名毒品头子分别判处20至45年的监禁。他还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勒令四名被告向美国一家治疗吸毒者的基金会偿付250万美元。对此，起诉人路易斯·弗里这样解释说：“在这座法庭，甚至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到处都是这帮家伙的受害者。”

然而，斗争远没有结束。于是，FBI打击“Pizza毒贩”的第二次行动又开始了……

终场前的序幕

1988年3月31日，美国纽约。

刚过凌晨四点。在距华尔街不远的曼哈顿商业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人员们已在它那二十六层的联邦大楼办公室里辛勤地忙开了。指挥中心精心设计了一项方案，以对付趁自由女神像周年纪念日制造恐怖事端的不法分子。无线电因静电干扰而间歇地噼啪作响，数据库里计算机的键盘在单调而没完没了地击打着，屏幕上出现了象地图一样细致的整座城市从地面到天花板间受到监视的图像。联邦大楼之外，260位FBI特工人员和美国毒品管制委员会(DEA)官员正在向纽约地区四十多个家庭

和商行逼进。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另外四座城市波士顿、华盛顿、夏威夷和洛杉矶，以及在意大利，也正在行动着。

总部大楼内，在高、精、尖的计算机面前，极易激动的朱尔斯·博纳沃隆塔正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他负责纽约地区所有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而这天早晨的行动是博纳沃隆塔将给某犯罪团伙以重创的一个绝好机会。“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彻底地消灭他们。彻底地。”在等候消息过程中谈及这次他期待了两年多的快速逮捕行动，他这样说。

4点10分，无线电响开了。特工人员里克·德姆伯格——二十四小时缉捕队队长报告说：“我们抓到他了。”这是这次行动中的第一名被捕者。行动终于开始进行了，博纳沃隆塔久已僵硬的脸上总算浮起了一丝笑容。他欢叫起来：“噢！我快饿得不行了！太想吃早点了，最好再来几个煎鸡蛋。”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缉毒行动终于揭开了战幕。

这次行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初春寒夜的一轮圆月照耀下，特工人员在25分钟内就逮捕了他们缉捕名单上一半的罪犯。当然，此间并非一切都顺当。如在布鲁克林搜捕第一家时，一条看门狗突然狂吠着扑向一位正跟指挥中心的博纳沃隆塔联系的特工人员。立即，另一名特工人员毫不客气地将一个电话打进了这家：“限你三分钟内把狗牵进屋去！”他厉声通知屋内拒捕的嫌疑分子，“否则，我们就结果了它！”屋内的人终于乖乖地束手就擒。

在曼哈顿一家汽车旅馆，伊曼纽尔·阿达米塔自作聪明地收买了一位身穿宽松绸衫的粗壮的年轻男人——他当然不曾想到这是一位专门对付他的“杀手”。“我吻了吻他，”这位年轻男人——FBI的一名秘密特工人员事后回忆道：“然后我对他说，‘你被捕了’，听到这里，这家伙竟嚎啕大哭起来。”

在布鲁克林，特工人员坐在保罗·里祖托家马路边等候着。终于，里祖托开着一辆林肯牌轿车姗姗驶来。“我们是警察！”特工人员冲到车前吼道。里祖托和车内另一个家伙似乎还挺识相，悄没声息地从车里爬了出来。但开车的里祖托在极度恐慌之中，竟忘了在爬出车子之前踩下刹车，车子缓缓向前驶去，一名特工人员见状立即坐到方向盘后，“林肯”牌车行驶三百码后终于平稳地停下了。“它就象《法兰西毒贩》中的一个追逐镜头，”事后，一名DEA官员说：“也只有这一次比较逼真。”

.....

对“Pizza毒贩”的第二次行动就象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集成功、失败和蛮勇于一身。它是美国执法机构如何开展对毒品斗争的一个典范；尽管以前人们也努力去寻找控制吸毒贩毒的良药，但难觅真经。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禁毒措施，但收效甚微。这次对“Pizza毒贩”的第二次行动要比以往那些过时的调查方法要高明多了，它以周密的计划、勇敢的行为、快捷的行动显示了一种极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毫不留情！在对“Pizza毒贩”的第二次行动中，特工人员抓获了进行毒品交易的中心人物。此处按下不表。

还是让时间再往溯几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两年多来那不平静的时光吧！

1985年秋——1986年“明天我们该干什么？”

打击“Pizza毒贩”的一号行动后，FBI在“Pizza”二号行动中起初一无所获。“就好比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一位特工人员这样描绘当时茫然的状况。对负责“Pizza”一号行动的人，如弗兰克·斯托里和约翰·沃尔泽——一名不知疲倦而谦逊的特工人员，曾负责过“Pizza”一号行动的部分计划，如今正在从事

未竟的事业——来说，受到的挫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的详细行动计划，包括留意每一个细节、打进贩毒集团内部、稳定毒贩等工作；而这些正是“Pizza”一号行动得以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步骤。“Pizza”一号行动之后好久，FBI一直没有对将来的行动作出具体的计划。“通过‘Pizza’一号行动，我们已击中了他们的要害部位。”一位特工人员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明天我们该干什么？’”

为回答这个问题，斯托里被专门从纽约调到华盛顿指挥部，监督对毒品的调查工作。为此，他于1985年秋在波士顿召开了FBI最高级会议。来自华盛顿约75名FBI关键人物和监听人员进行了聚会。这次杰出人物的聚会，一开始便暴露出一些观点分歧——而这正是他们目的一致开始。即：可卡因已成为美国目前国内的头号问题，在哥伦比亚农场主庄园里生长的这种玩意儿——可卡因树将是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有需求，这棵可卡因树就不会绝。这需求，首先就来自那些专门操持贩毒营生的毒贩子们。根据有关情报，目前，除美国之外，另外有一些人也在专门的毒品交易中开始形成一支庞大的贩毒大军。但鉴于信息和情报的不足，FBI和DEA对他们一直一无所知。

为开展缉毒行动，美国警方和意大利当局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合作。在“Pizza”一号行动中曾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终于有一天，意大利警方再次充满诚意的合作，使FBI秘密的内部情报“九十二号档案”中掌握了有关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大量材料。它充分显示，西西里黑手党一直是美国海洛因交易市场上的头号贩毒者。波士顿最高级会晤正是针对这一情况，为制定具体对策而召开的。以这一情报为出发点，经过缜密的安排，对西西里黑手党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袭击计划终于出台了。在离开波士顿的时候，这些杰出人物谁也没有意识到，未来的斗争会是那么

的艰巨。

1987年1月 两个忧心忡忡的家伙和一个包裹

波士顿会议后，一开始，FBI一直在等待，这无疑是极为消极的下下策。后来，他们又设计一些计谋来引诱对方，如：秘密特工人员们花钱从毒贩手中买下毒品，交易经常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所，如饭店、公园等地方进行。他们常常花一笔钱——通常是每公斤20美元的价。特工人员都说，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办法，假借帮助贩毒者“发迹”，以便接近毒品的来源渠道。在“Pizza”二号行动中，特工人员进行了大约十五宗这样的交易。

机会终于来临了。

1987年元旦过后不久，美国东部普降了一场暴风雪。一名FBI秘密特工人员A通过第三者，在拉瓜迪亚机场附近的“马里奥特饭店”，同两名兜售海洛因的毒贩子相识了。但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登场，却差点坏了事。当时，那名秘密特工人员A一直没有再见到为他与贩毒者建立联系的那个第三者，于是，他把自己精心化妆一番，亲自寻找那两个贩毒的家伙。他理着黑黑的短发，蓄着小胡子，穿一件黑色人造革夹克，就这么一身打扮，等候在饭店门厅里。不一会儿，那两名贩毒者也来了。但此时，门厅里挤满了被大雪弄得束手无策的女服务员和旅客。A就这样在拥挤的人群中消失了。但是这时，随时准备援助他的另一名特工人员却正站在门厅里。真是太巧了，当时他的一身打扮竟与A一模一样！“那两个家伙直冲着我走来，”这名特工人员回忆说：“我站在那儿，离他们可能也就一英尺远。我只是看他们几眼，装作我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的样子。然后，我转过身，带着这副神情离开了。好险哪！”这时，A也终于出现了，他与那两个家伙的交易就这样令人吃惊地马马虎虎进行了。经过讨价，那两

人又走进暴风雪中去寻找海洛因去了。他们说身边没带现货。“这次情况可谓典型，”督查队的一名特工人员说：“毒品交易再也没有按他们的预期进行下去。……但当时我无法确定的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家，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这两个忧心忡忡的家伙带着一只包裹露面，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往往，挫折和好运的机会是对等的。最运气的一刻终于到来了。2月11日，“马里奥特饭店”一事发生后不久，彼得罗·阿尔法诺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被机关枪打中了。阿尔法诺是“Pizza”一号行动中的头号嫌疑犯，碰巧还是加埃塔诺·巴达拉门蒂——西西里黑手党行动头子的一名亲戚。巴达拉门蒂是后来在“Pizza”二号行动中被证明有罪的两名中心人物之一。另一位为何许人也，此处暂不赘述。

阿尔法诺既然选择贩毒这一“行当”，那他深知，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受到法律的审判。但是当阿尔法诺在饭店被子弹击中，被置入车中驱车向商业区的一所医院急驰而去时，执行“Pizza”行动的FBI特工人员们此时正赶往事发地点。是谁杀了阿尔法诺？有人说，是FBI借意当局提供的情报和掌握的大量信息，诱使西西里人乖乖地上了钩，并慷慨地为他们服务。但特工人员拒绝确切地评论他们与西西里人之间是怎样取得联系的。很快，他们证实，打死阿尔法诺的，是来自新泽州北部的西西里人。完全出于巧合，通过一次表面上与海洛因完全不相干的调查，FBI设在华盛顿办公室的特工人员与一名叫马里奥的人建立了联系。马里奥提供了卷入海洛因交易的一名头号嫌疑犯的信息，这名嫌疑犯就是迈克尔·贝尔纳多。

一天，马里奥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要他设法安排对阿尔法诺的“一次攻击”。撂下听筒，马里奥就将这一命令通知给了新泽西州的西西里人。这名西西里人后被警方逮捕，他们告诉警方，自己是被马里奥花钱雇来的。

1987年3月 派出秘密特工人员

贝尔纳多这个人物的出现，无疑使特工人员开始明白，他们先前所怀疑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证实，即：有一个大规模的海洛因交易网络根本就没受到“Pizza”一号行动的任何冲击。就是说“Pizza”一号行动没能将其他一些规模庞大的毒品集团一网打尽，使他们至今仍能大量的海洛因销往美国这个最大的毒品市场。阿尔法诺的被枪杀——他与贝尔纳多之间的联系——这正是关键。“这件枪杀事件告诉我们，不要总把眼光盯在一些单一的调查结果上，其实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名特工人员说。

除了这些撞运气得来的情报，特工人员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令人恼火的、结构复杂的“拼板玩具”。“Pizza”一号行动遗留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并未使破裂的黑手党组织同它极少的因袭关系之间的联系一刀两断，相反依然保持着原样。并且事实上，一号行动也没有为FBI的特工人员们“在其行动周围建立起有组织的结构”（即大胆而缜密的调查行动计划）。一名在“Pizza”二号行动中当了近二年的秘密特工人员的DEA官员后来回忆说：“毒品市场更象一个超级市场。如果一个人不再进行交易了，那些家伙都会将目标立即对准另一个人。”在FBI中呆了近二十年的博纳沃隆塔也补充说：“一切都变了。如今，一个家伙星期一还是毒品交易的头目，星期二就可能是那位忧心忡忡的贩毒者了。”

进行这样一个反对无形的敌人的斗争，FBI无疑需要一个新的斗争计划。早在“Pizza”一号行动中，FBI曾依赖于大量的电话窃听装置。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从这些装置上获取了大量关键性的情报，为一号行动的胜利立下了功劳。事后，法官们也将这种手法戏谑为“走钢丝绳”。

但是，如今看来，在“Pizza”二号行动中，即使是这种“走钢丝绳”的办法也是太不够用了。于是，FBI又想出了一个更为冒险的办法，将几名FBI秘密特工人员打进几个主要的贩毒集团内部，窃取情报。“如果在窃听装置开始工作前，你能将秘密特工人员安插到他们内部，那你无疑为自己找到了一座金矿。”博纳沃隆塔这样比喻说。

但要将这样的设想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对“金矿”的“开采”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1987年3月，因为与走私88磅海洛因有关连而受到意大利当局的逮捕、审判，促使意方开始了“Pizza”一号行动的伊曼纽尔·阿达米塔，在一个周末到来之际，告假出了监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据说，他回到过美国的佛罗里达州。FBI的特工人员经过调查发现，阿达米塔很快就开始同一位DEA的密探进行海洛因交易了。

在“Pizza”二号行动之前，FBI和DEA之间的关系不那么乐观，由于相互间的利益而变得挺微妙，但出于打击毒贩子这一共同目标，他们开始携起手来，经常保持联系，共同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毒贩的调查活动。因此，当阿达米塔开始与一名受到FBI怀疑的海洛因交易关键人物进行交易上的讨价还价时，FBI和DEA就比往常更为密切地在工作中相互配合起来。

一天，当驻守在佛罗里达州的DEA特工人员在雷达扫描银屏上突然看到阿达米塔又露面时，FBI和DEA便毫不迟疑，立即派出了双方各自最优秀的秘密特工人员，开始执行他们早已设想了几百遍的冒险计划——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去！这些特工人员个个长得年轻漂亮，风流倜傥，他们装扮成毒品购买者的样子，与DEA的那名秘密内线一起，安排了几次同阿达米塔的小宗毒品交易，几乎没费什么工夫，FBI和DEA的特工人员们同时发现，阿达米塔正在FBI的眼皮底下，与早被FBI注意的贩卖海洛因嫌疑

犯们进行着大笔的交易。见此，FBI和DEA终于开始了同一目标的追踪。

1987年7月22日 “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家伙”

这次行动中最伟大的突破却是起因于一瞬间的绝望。

特工人员们依然记得，1987年7月22日一早，从纽约商业区FBI办公楼里开车出来时，天热得是那么难以忍受，有一股湿气死死萦绕在人们的身上。FBI秘密特工人员A从华盛顿特区坐飞机来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与那两名曾答应提供给他一大包裹海洛因的人接头。根据一位联邦政府材料透露，那两个家伙是意大利人，名叫迈克尔·贝尔纳多和拉斐尔·菲乌马拉。他们在此以前就曾卷入毒品交易。这两个家伙在同A的“交易”中——他们把A称为“马克”——吹牛说，他们出售的海洛因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渠道，它们是由“一名在布鲁克林的家伙”提供的。这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家伙”后来被证实，与“Pizza”二号行动有着最为重要的联系。“他就是这次交易的中心人物。”一名特工头目说。

早在A的这次接头的两天前，随时准备援助A的特工人员和监听人员就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了准备。A怀揣收发两用机，以便能随时将他与那两个家伙的谈话及他自己的行踪传给附近的特工人员的收发装置中。由于援助人员没有把握A将会去哪儿，或将会干什么，所以总部决定，A不能单独行动——即：不能“单飞”。“如果发生意外，那两个家伙打算将A带出去杀了或揍他一顿，”一名经验丰富、已指挥过数百次这样的援助行动的特工人员说：“那我们就有一个呼救的秘密暗语。当厄运降临时，A可以呼叫这个暗语，我们就会立即赶到。我们都带着家伙呢！”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回味一下那惊险的一幕吧。7月22日上午10点，一队不同寻常的人马出现在公路上，这就是A和援助他的小分队。他们朝着纽约扬克斯“埃尔托里托饭店”走去。A与贩毒者已约好，他们将于11点在那儿碰头。

很快就接上头了，但麻烦也随之来了。其中一名贩毒者对A说，他们无法立即将“货”提供给他。“请给我们两小时。”这名贩毒者要求说。

“请原谅。”A说完就走开打电话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家伙是犹豫不定呢，还是有别的什么意图。”当时正在附近监听这次交易的沃尔泽听完A的汇报后说。

回到座席上后，A琢磨着采用一个折衷的办法。“要么先等上两个小时，看能否做成这笔交易再说；要么就放弃这次机会。”他最后选择了前者。贩毒者离席而去，援助小分队和A只好一分一秒地消磨时光。一个半小时后，贩毒者回来了。

“我们还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说：“晚上再给你们答复吧！”

A无法知道这两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直到此时，他觉出，情况甚至变得十分可怕了。

在沃尔泽的许可下，A停止了这场交易，回来了。

行动就这样一无所获，“先兆流产。”一些特工人员们这样说。他们无精打采地回到沃尔泽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晚午餐。另有一名特工人员开车将A送到拉瓜迪亚机场，去赶一班航机；还有一名特工人员回到机场附近的饭店，退了那间原先预备给A进行“交易”而订下的房间，并结了帐。

这一天，空气中除了潮湿，天还是很热的。当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沃尔泽经过谢伊体育馆时，这种气候现象正在向亚特兰大消失，天渐渐变得凉爽起来。沃尔泽见此时突发奇想：“我们这次调查行动也会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吗？”他自言自语道：“事情已

真正向我们所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走进马里奥特饭店，沃尔泽将一位朋友——一名年轻的特工人员指派到一个毒品交易区去。这位年轻人被派的任务是另一项称为“血色天空”的调查行动的一部分，斗争焦点直指北卡罗来纳州的毒品交易。“血色天空”的这名秘密特工人员来到纽约，就从一个意大利人萨尔瓦托雷·丹杰洛那儿买下了一些海洛因。

到达马里奥特饭店的几分钟后，沃尔泽就一下子认出，那两名在扬克斯他曾花了一个上午监视的家伙菲乌马拉和贝尔纳多也在那儿。“这儿将会发生什么事？这些家伙已经在一天之内一次次与我们的人另约接头时间了。”沃尔泽微蹙双眉，苦苦思索。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在马里奥特的特工人员迅速回到纽约FBI总部大楼，开始解开此事的谜团了。通过查寻FBI的电话监听记录簿，特工人员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菲乌马拉和贝尔纳多无法在扬克斯为A提供海洛因后，他们的毒品来源渠道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拉瓜迪亚附近的马里奥特找到一些海洛因。这位毒品来源者说，他刚刚卖给了萨尔瓦托雷·丹杰洛一些海洛因，丹杰洛已准备同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人进行交易。如果菲乌马拉和贝尔纳多能先赶到那儿，就可先买下那些毒品，然后再转手卖给买者——即那名在扬克斯的FBI特工人员A。所有这些电话记录意味着，毒品市场的交易其实正被某一个来源控制着。根据已掌握的线索，特工人员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从布鲁克林来的家伙”。

此处按下不表。再说另一条线。

一名FBI秘密特工人员B早就被介绍认识了艾尔弗雷多·斯帕文托——一名意大利服装商人，大家都喊他“托尼”。他神通广大，早就涉嫌种种刑事犯罪案件，用法官的话说，他是一个“十足的中间商”。据特工人员说，斯帕文托很重视策划明确而又实际的毒品交易，事实上他是一名毒品“掮客”。他同阿达米